

貴
耳
集





集 耳 貴

著 義 端 張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貴 耳 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張 端 義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四庫全書提要

貴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宋張端義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詔州安置。此書卽在詔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餘。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爲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爲人至貴。言由晉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爲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揚雄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卽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卽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聖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卽侯也。非獸也。案程史載金海陵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鷄爲稽山子。以驢爲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恩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

帝時東方朔以諧謔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

貴耳集卷上

宋 鄭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 晉訂

余從江湖遊接諸老緒餘半生鑽研僅得
短長錄一帙秀巖李心傳先生見之則曰
余有朝野雜錄至戊巳矣借此以助參訂
之闕余端平上書得罪落南無一書相隨
思得此錄增補近事貽書索諸婦報云子
錄非資治通鑑奚益于遷臣逐客火之又
矣余悵快彌日歎曰婦人女子但知求全
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間惟
閒中日月最難得使余塊然一物與世相
忘視筆硯簡編爲土苴固亦可樂幸而精
力氣血未衰豈忍自叛于筆硯簡編之舊
對越天地報答日月捨是而何爲耶因追
憶舊錄記一事必一書積至百則名之貴

耳錄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

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

悵前錄之已灰喜斯集之脫葉得婦在千

里外雖聞有此錄束縑之怒不及矣錄尾

述其大畧竊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

十二月大雪日東里張端義序

思陵偶持一扇迺祐陵御筆畫林檎花上一鵬鵠

令會觀進詩云玉輦神遊事已空尚餘奎藻寫

春風年年花易無窮意盡在蒼梧落照中思陵

感動出涕程史所載康輿之非也

孝宗朝尚書鹿何年四十餘上章乞致其事上驚

諭宰臣問其由何對臣無他願德不稱位故稍

矯世之不知分者耳以此語奏上姑遂其請在

朝者皆以詩祖之何歸遂築堂扁曰見一蓋取

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

慈聖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荅曰廷臣

有謗訕朝政者欲議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
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六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
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
黃州之謫在臺獄有二詩別子由詩秦神考慈
聖亦閱之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
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
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
又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
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
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
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獄中聞湖杭民作解厄
道場屢月故有此語

徽考實錄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又
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
方畢始達上問曰奎宿何神荅曰卽本朝蘇軾
也上大驚因是使姬能之臣語言不入雖道流

之言出于懔恍然不爲無補也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有新秋雨霽詩云平生雄
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嘗憂動規恢須廣大曾
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之爲
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生
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
本中命其校訂曾覲因譜徐云上春賦本中在
外言曾爲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閣換集
英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典故換文階端
平間試詞科出壽皇春賦頌試者皆不知之此
無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
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
又有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要念觀音
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因進圖覺
經二句使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經本四

字一句以三句合而爲二句孝宗大喜有奎翰
入石

漢初黜申韓崇黃老蓋公有曰治道貴清靜仲舒
三策本于黃老不失爲儒者積至五七百年東
晉清談之士酷嗜莊老以曠達超詣爲第一等
人物

德壽中興之後壽皇嗣服之時莊老二書未嘗不
在几格間或得一二緇黃之講說息兵愛民不
事紛華深得簡淡之道外庭儒者多以此箴規
惟呂東萊言之甚切嘗讀中庸大學之書不富
流異端之學殊不知聖心自與此理圓明雖曰
異端自有理到處尊經之意不得不嚴
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玲玉問之何義講官荅曰
人臣卒給之玲玉欲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
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爲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

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學士大夫
未嘗說到這裏

韋太后自北歸有四聖一圖奉之甚嚴委中官張
去爲建四聖觀秦相偶見之問所以然退以堂
帖呼張去爲張籍甚泣告太后思陵因朝退語
及建四聖觀本末秦相奏云先朝政以崇建宮
觀致有靖康之變內庭有所營造豈容不令外
臣知之中貴自專非宗社之福卽日罷役改爲
都亭驛後三年思陵諭秦相以孤山爲四聖觀
殿宇至今簡陋

德壽在南內壽皇奉親之孝極盡其意德壽好遊
樂壽皇一日醉中許進二十萬緡久而不進德
壽問吳后北內曾許進二十萬緡何不進來吳
后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奏不知是銀是錢未敢
遽進德壽云要錢用耳吳后代進二十萬緡壽
皇感吳后之意調娛父子之歡倍四十萬緡以

獻本朝女后之賢皆類此也

曾懷在版曹效蜀中造會子始得三百萬孝廟在宮中積三百萬見鑑準備換會三五年浙中粟賤造六百萬爲和糴用繼後印造不止六百萬萬矣辛未以二易一當時議者必曰貽害于後今以五易一倍于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後出又將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難以虛言勝愚民之術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強出新奇欲行稱提之法愈稱提則愈折閱矣有一小喻子譬如寒士將一褐行質于予本家無錢可贖欲往其家講說語孟汝將所質見還天下必無此理今之稱提空談何異講語孟而取質也

秦會之當國偶虔州賊蔡秦相得報夜呼堂吏行劊數日以賊聞一日德壽問虔州有賊何不奏聞秦云小竊不敢上勞聖聽陛下何以知之上

曰普安說秦既退呼堂吏云普安一宮給使請俸不齊取榜來遂闕兩月壽皇聖度高遠亦不以此爲意議者疏秦擅專之罪德壽建思堂落成壽皇同宴問德壽何以曰思堂德壽荅曰思秦會也由是秦氏之議少息

壽皇忽問王丞相准及執政近日曾得李彥穎信否臣等方得李彥穎書紹興新造蓬萊春酒甚佳各願送三十樽壽皇曰此間思堂春不好宰執卻不敢受嘉定以來有珠玉之貢聞此可愧矣

壽皇議遣湯鵬舉使虜沈詹事樞在同列間發一語操吳音曰官家好歎此語遂達于上大怒差四從官審責沈會與不會有此語對云臣有此語卽日謫筠州湯侍御史使虜壽皇專差中貴昫昫等人使回程先取國書星夜以聞壽皇得之啓匣元封不開國書復回湯以專對失職得

謫湯以先言有驗得歸

石湖范至能成大以中書舍人爲所請使至虜庭
頗立節葛王臨辭有言曰天下是天下之天下
有德者得之但使宋帝修德而已不憂天下之
不歸壽皇所以聖德日新基于此也

壽皇欲除知閣張說簽書樞密院在朝諸公力爭
獨石湖不荅或者皆疑之忽一日壽皇語及張
說石湖奏云知閣如州郡典客不應使典客便
與知閣通判同列何以令衆庶見壽皇感悟遂
寢此除易曰納約自牖此之謂也

周益公以內相將過府壽皇問欲除卿西府但文
字之職無人可代有文士可薦二人來益公以
龐祐甫崔敦詩薦上問會見他文字否公云二
人皆有所業內銳歌甚好可進來是年適郊祀
公卽日進入壽皇後與公言龐之文不甚溫潤
崔之文頗得體崔自運司舛面官除祕書省正

字兼翰林權直權直自崔始

孝宗萬機餘暇留神碁局詔國手趙郭供奉由是
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因郊祀乞奏補
懇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
久之云卿與後省官員有相識否趙云葛中書
臣之恩家試與他說看趙往見葛具陳上言答
曰爾是我家裏人非不要相周全有礙祖宗格
法技術官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後
供奉間從容奏曰向蒙聖旨今臣去見葛中書
具說堅執不從壽皇曰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
引他趙之請乃止壽皇聖明非特處君子有道
雖處小人亦有道也

葉丞相願與林安宅最厚嘗有簡往來丞相之子
用林簡粘于壁林後謁丞相見之不樂而去林
後除察院首章論丞相由是去國疏上事以風
聞彼時君臣得以自通葉抗章自辨壽皇付棘

寺窮究林之所言乃是葉衡丞相之事林以誣罔得謫葉再相

孝皇同恩平在潛邸高廟乃書蘭亭序二篇賜二王依此樣各進五百本孝皇書七百本上之恩平卒無所進高廟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普安問禮之當何如史浩云當以庶母之禮待之高廟問二王待遇之狀言普安加禮恩平無不昵之者大計由此而決

殿司軍籍闕招三千人諸軍掠人于市行都騷然有軍人秦忠楊忠擅入胡珍家毀擊器具送棘寺上欲以軍人秦忠楊忠與百姓陸慶童皆從軍法浩曰況百姓自有常法豈可一旦律之軍法孝皇大怒浩奏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等死國可乎上變色震怒曰如此則以朕比秦二世也上拂袖徑

降旨密院施行浩以自念備位宰相言不見聽使民無罪以死法卽奉祠相不及數月而去

莫濟宰錢塘春暮有一老兵醉入縣咆哮無禮不問其從來杖而去之卽德壽宮幕士也大璫奏知高廟大怒宣諭孝宗莫濟卽日罷一年後偶常州闕守宰執奏欲得有風力之人可以整頓周弊孝宗云朕有一人向曾打德壽宮幕士者莫濟也卽知常州莫纔作邑及年而得郡孝宗不次用人如此

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象睽車志始出洪景廬夷堅志繼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夷姓堅名也宣和間有奉使高麗者其國異書甚富自先秦以後晉唐隋梁之書皆有之不知幾千家幾千集蓋不經兵火今中祕所藏未必如此旁搜而博蓄也

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

百餘冊裝潢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張南軒斥之曰教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黃門荅云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東萊修文鑑成獨進一本于上前滿朝皆未得見惟大璫甘昺有之公論頗不與得旨除直祕閣爲中書陳騷所繳載于陳之行狀

哲廟紹聖四年進入寶政元符元年至三年泰陵上仙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讀天命之寶盧祖臯在玉堂草詔用元符典故太學前廊茅彙征與盧言詔不當用元符事盧始驚茅不願推寶寶政崇慶元年至三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相符如此

濟邸擇妃大璫王命來宣押憲聖之姪孫女獨尊長節度使吳鑄不悅同姪孫女辭家廟鑄乞與大璫言乞奏知中殿臣家自有憲聖可以主張

門戶甚次第光輝不藉此女只有疎脫大璫云只是官家中殿聖意節使如何有此說鑄云他父母不曉事非鑄本心他日必爲憲聖累莫道鑄不會說後有黃冠之命鑄亦可謂賢矣

宣和間有詔表文語忌詔云朕篤奉先烈表云陛下德邁九皇劄皇子文有克長克君此劉嗣明撰也容齋隨筆云京師二吏一翰林孔目官不肯進克長克君之文一太常書史劉珏奏用祭服克軍褐吏云在禮祭服弊則焚之雖國家危迫不當以常時論然容臺秉禮俟朝廷索則予之賢于背禮而先獻也

泰陵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檣杵中所載孟王昶文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難爲理留憤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與是切是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恩凡二十四句視亦可稱後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申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古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之乙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造關後遭論四十年間有四申三丑之驗

遺論恐作遺謫

嵩山祖宗陵寢所自靖康之後所存特昌陵而已紹興間榷場通貨持陵寢中寶器來思陵嘗得之爲之出涕所以孝宗日夜不遑欲恢復故土志在此也端平初金虜失國韓苗許本朝遣使朝陵使未至陵三京之師一出韓苗大怒盡將陵廟犂爲墟矣七廟何其不幸耶自古以來地勢自北而南江流自西而東金亡都

汴燕趙青齊之野皆成草莽上蔡天地之中氣三十年來地氣不乘兵革日尋民無生意蜀自晉未嘗經殘破嘉熙戊戌韓虜四至如人無人之境成都一夕焚盡死者何止百萬人至今不容經理韓賊往來未已地之氣今爲不毛江之源今爲汚濁不幸江左當地勢之南江流之東建魏之勢爲夷虜得之

李唐樊若水嘗駕小舟以絲量江面闊狹之數獻十太祖後曹王正用此策下江南國史載之甚詳不意百有四十年後高廟中興駐蹕臨安自淮以北非吾土也昔時以汴京爲萬世不拔之業誰知建炎至今宴安江沱萬一夷狄僞用若水之說如之何

本朝故事宗室不領兵蓋因真皇澶淵之幸高皇靖康之變以皇子除兵馬大元帥定建炎中興之業嘉定間趙善湘開金陵制府誅李全識者

有宗室不領兵之議遂有行宮之謗嘗記帥逢
原爲池州軍帥有一士挾南班書見之書史云
祖宗典故管軍不受宗室書恐違制近來兵將
皆受宗室薦舉矣

自渡江以前無今之籍只是乘馬所以有脩帽護
塵之服士皆服衫帽涼衫爲禮紫衫戎服也思
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
輿因循至此故制盡泯今臺諫出臺親事官用
涼衫暑展登輜尚存舊制他無復見之

紹興乾道間都下安敢張蓋雖曾爲朝士或外任
監司州郡入京未嘗有蓋只是持袋扇障日開
襴間始創出皂蓋程覃尹京出賞嚴阜蓋之禁
有越士張蓋過府門遂爲所治後學中有詩云
冠蓋相望自古傳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數頂
黃羅傘何不多多出賞錢時山東盜賊紛起故
有此詩也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以舊子除者三人王昶初察
之孫韓元吉桐韓之孫劉孝建皆爲之自嘉泰
嘉定以來百官見宰相盡不納所禁至端平衛
袖書啓亦廢求舉者納脚色求闕者納闕劄而
已文人才士無有自見碌碌無聞者雜進三十
年間詞科又罷兩制皆不是當行京諺云戾家
是也不過人主上臣下一啓耳初無王言訓誥
之體如拜平章二相三制豈不有愆于東坡如
改元災異罪已諸詔豈不有愧于陸贄因諫陸
放翁南唐書李王小國耳自有陶穀徐鉉錢王
尚有羅隱不意堂堂中國不能得一士如小國
之陶徐兩浙之羅隱者良可歎也

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周濂溪以舅官出仕兩改
名先名宗實因英廟舊名改後名惇頤又以光
宗御名改二程父爲別駕南軒張魏公之長子
文公朱郎中之子奉使朱弁之姪東萊呂樞密

之孫致堂胡文定公之子惟橫渠象山士子也
張魏公開建業幕府有一術者來謁取辟客命推
算術者云皆非貴人公不樂曰要作國家大事
幕下如何無三五人宰執侍從此亦智將不如
福將也魏公之客虞雍公雍公之客王謙仲范
宗尹之客賀宗禮皆宰執也開禧畢再遇帥揚
起身行伍驟爲名將亦非偶然麾下二十餘
人都統制殿帥四人則知魏公推命之不誣也
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
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
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
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
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計借此陰移
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
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元
則曰僞黨深思由來皆非國家福

沿邊有州縣城池處揚楚天長六合東淮之控廬
和巢縣西淮之控襄陽江陵德安荊鄂之控嘉
定始議諸州縣築城東淮則通秦高郵盱眙鹽
城興化西淮則蘄黃舒淩無爲安豐定遠固始
鍾離京襄則襄陽隨復荊門漢陽光化城池日
就兵力日分渡江之後高宗孝宗非不神武聖
慮非不宏遠獨注意揚楚廬和襄陽城壁而已
不欲修沿邊諸城慮敵人萬一得之恐爲家基
彼若堅守此必難取如盱眙一失無計可取後
說以貧而歸之初未嘗以兵而復也不幸楚州
毀于許國劉倬斯黃毀于大何節襄陽失于趙
范悵念襄楚二城版築之用金粟與城齊矣此
三朝留神之地一旦棄毀誠爲國家惜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
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
花犯玲瓏四犯八音雜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

矣天寶後曲遍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義
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
帝北狩曲中之識深可畏哉

張子韶曰一吁一俞治亂所關放齊舉丹朱曰吁
驩兜舉共工亦曰吁使堯俞之則小人得志師
錫虞舜堯曰俞俞舉伯禹舜曰俞使帝吁之則
君子之道消矣可吁則吁故天下莫不畏可俞
則俞故天下莫不服

獨樂園司馬公居洛時建東坡詩曰青山在屋上
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有園丁
呂直性愚而鯁公以直名之夏月遊人入園微
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後幾日自建
一井亭公問之直以十千爲對復曰端明要作
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可以爲渡江以來相
府廝役者之勸

毛詩聖人取小夫賤隸之言最于人情道理處誠

使人一唱三歎如山有樞三章聞之者可以爲
戒言衣裳車馬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鐘鼓宛
其死矣他人是保言酒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愉保猶可說至于入室則鄙吝之言極矣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
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
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元祐初司馬公薨東坡欲主喪遂爲伊川所先東
坡不滿意伊川以古禮斂用錦囊囊其尸東坡
見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當寫作信物一角送
上闍羅大王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

東坡會葬有齋筵李方叔作致語云皇天后土鑒
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蜀
有彭老山東坡生則童東坡死復青

東坡在僊耳無書可讀黎子家有柳文數冊盡日
玩誦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圖東坡自

贊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

東坡因訪呂微仲偶在書室坐久因見盆中養一龜有六目微仲出與東坡言偶晝寢久坐東坡云盆中之龜作得一口號奉白莫要鬧莫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卻比他人睡三覺呂大笑

宣和元夜上幸端門近臣皆進詩有問王岐公用甚故事答以鳳輦龍山問者不樂而去誰不知鳳輦龍山故相謔耳岐公進詩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龍海上駕山來聞者歎服作詩要融化豈可執而不通

紫巖張公謫居永州二水愛國耿耿一日慨然作九疊筇杖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消搖筇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种放見陳圖南曰意謂子有仙風道骨奈何尚隔一塵一塵謂五百年也他日必白衣作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于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物必敗之放晚節果如圖南所言南宮舍人果是不好作的官職每歲賀雪表尤難下筆曾有一聯云普天咸有率土莫非此何等語也

周益公與韓无咎同賦詞科試交趾國進象表有備法駕之前陳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陳字作驅字遂中大科陳字不切驅字象上有用又用拜舞周章出本草註

蔡內相崇禮在太學前廊裕陵有進枸杞根如犬大作賀表學官令前廊撰述皆不下筆蔡欣然當之其用一句靈根夜吠舉學皆服用東坡詩云靈厖或夜吠又出白樂天枸杞詩因此後登玉堂